

茅盾文学奖得主 徐贵祥小说精品

仰 角

YANGJIAO

徐贵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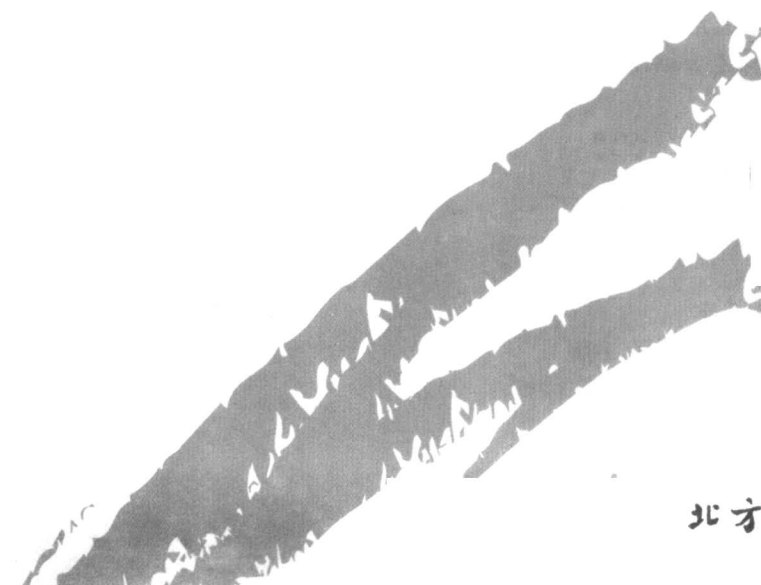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得主
徐贵祥小说精品

仰 角

YANGJIAO

徐贵祥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仰 角/徐贵祥 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17-2089-8

I. 仰…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250 号

仰 角

作 者/徐贵祥

责任编辑/王金秋 刘 薇

装帧设计/张 婧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3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书 号/ISBN 978-7-5317-2089-8



徐贵祥 安徽霍邱人,祖籍长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12月出生,1978年12月参军,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受过奖。在部队基层历任排长、连长、干事、科长、代职副政委。此生同书有缘,1994年7月调入解放军出版社,先后担任文史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现为该社科技编辑部主任,一门心思读书编书写书。想当英雄没当上,遂把幻想当理想,踌躇满志,倾注笔端,著有小说长中短篇若干;想当好男人,当得很平常,于是挖空心思打造梁大牙沈轩辕一千人等,寄希望于天塌下来他们扛。三次获全军文艺大奖,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次获茅盾文学奖。



第一章

不下雪的冬天不像个冬天。凛冽的风从天穹尽头喧嚣而来，渐渐地洗净了树梢上的叶子，枝丫们便成了裸体，在干硬的冷风中呜咽不已。一个漫长的季节就这么萧萧瑟瑟地在北纬 30—40 度和东经 110—120 度之间的辽阔地区铺展开来，直到进入岁尾，毛茸茸如柳絮的雪花才洋洋洒洒摩肩接踵地压下来，在地面上分分厘厘地增加着海拔高度。分扬的风沙沉寂了，沉默了半个冬季的植被终于有了湿润。一夜工夫，长江黄河之间和京广线以西方圆数百里广袤的山峦和原野上，便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绵软的雪毯。世界倏然安静下来，只有无垠雪域无声蔓延，涟漪一般扑向天涯。

就在这一派皑皑白雪的覆盖下，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活动却不动声色隐蔽地进行着。这几天，W 战区各炮兵部队的数千份材料，从不同的省份和地区，越过莽莽雪原，呈集束状涌向 W 市，涌向 W 战区最高指挥机关，最终，它们落在了军区炮兵司令部作训处参谋韩陌阡的案头。

根据萧天英副司令员的授意，韩陌阡将在近日内对本战区炮兵部队四年来的训练尖子做出一个全面的统计，统计的内容包括：本战区范围内炮兵骨干名单，军区炮兵或军以上机关组织的比武和考核中综合成绩在前五名的人次，单项成绩前三名的人次，重复获得以上成绩的人次，立过三等功以上的人次，纳入各级预备提拔使用的干部苗子的数字和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基层管理经验和政治素质修养，他们的爱好和性格……

萧副司令的意思很明白，这个来之不易的预提干部速成培训中队，要确保训练精华的精华。精华不能流失，最后的这个机会，要首先保证尖子能够参加公平竞争，别人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尖子他不能不管。

问题是，怎样才能算是尖子？硬指标有一些，无非是训练成绩，政治

表现等等。但是,炮兵业务种类繁多,轻重不一,打实弹百发百中是不是尖子?是。计算诸元万无一失是不是尖子?是。这两种谁比谁更重要?对于士兵来说,前者更重要,而对于军官来说,后者更为重要,对于统帅来说,二者都是重要的。如果仅仅依此衡量,倒不是太麻烦,问题是现实并非这样丁是丁,卯是卯。如此一来,韩陌阡的任务就艰巨了,以至于夏玫玫几次约他去看她的节目都被谢绝了,弄得夏玫玫老大的不高兴,在电话里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又要升官了吧?”

韩陌阡对此一笑了之。韩陌阡比夏玫玫本人更清楚,哪怕她把电话打得像救火警报,其实也没有多大个事。看节目只是一个借口,无非又是遇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要找他发泄一通罢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天生就有许多缺陷,常常需要一个规格相当的男人去充实和弥补。但是,眼下他顾不上去充实和弥补她。

就形象而言,韩陌阡并不是那种典型的案头工作者,秀气不足粗犷也不足,无论是脸上还是眼中都看不出有多少锋芒,甚至还有一些老气横秋的气色。但是,当他进入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如果对他进行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他是生动而且富有朝气的。眼下,在对这些来自全军区的炮兵尖子进行优劣衡量的时候,他的目光犀利而充满了热情。这些材料无一例外是诸如姓名、年龄、籍贯、民族、政治面貌、入伍年限等等,鉴定也多是“政治思想优良”或“军事技术过硬”或“工作能力突出”之类,乍看起来大同小异,但韩陌阡却不这么看,他不仅要从中读出“大同”的部分里读出不同,更重要的是从“小异”的部分里读出大异。譬如说“优良”,到底是优还是良,优到什么程度,怎么个优法,有什么根据来证明这种优良的成立;再譬如“过硬”,究竟硬到什么程度,谁是最硬的,谁是次硬的,谁的过硬是一贯的并将是持久的,谁的过硬是暂时的可能不是持久的;再譬如“突出”,是偶然的突出还是必然的突出,是先天素质的突出还是后天努力的突出,是在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突出还是在日常工作中鸡零狗碎方面的突出,等等。

如果按照夏玫玫的观点,问题恐怕还会更复杂一些。夏玫玫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生活在宗教和艺术当中,总统有总统的宗教和艺术,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宗教和艺术。当官的宗教就是把官当得更大一点,当官的艺术就在于怎样才能把官当得更大,从人格到手段都有一些讲究;乞丐的宗教是吃饱肚子活下去,乞丐的艺术就是怎样才能使乞讨变得更科学更合理一些,付出的劳动和收入怎样才能达到均衡的水准,从扮演的表情到乞讨对象的选择都有其学问。

对于这样一种观点,韩陌阡觉得没有驳斥的必要,但是夏玫玫近来老是攻击韩陌阡是官迷,就似乎有驳斥的必要了,韩陌阡却仍然不予驳斥。他和夏玫玫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不是一个两个诸如爱呀喜欢呀或者不爱不喜欢之类的概念能够清晰表达的。当然,夏玫玫本身就对这些概念嗤之以鼻,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什么情呀爱的?就是个两性关系嘛,所谓的爱情也好婚姻也罢,说这样结合那样结合都是欲盖弥彰,说白了不就是个两性结合嘛。但有一条,夏玫玫从来不在穿着军装的时候说粗话或者发表奇谈怪论,这说明她还是很看重职业文明的。夏玫玫有她的艺术,她是个舞蹈演员,并且是一个没有太大名堂的舞蹈演员。前不久,她自编自演的那套节目,还被萧副司令痛斥为崇洋媚外,这几天她的心情正恶劣着,韩陌阡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去给她当气门芯。

他韩陌阡也有他自己的艺术,筛选出真正的尖子并且保证他们能够参加选拔考核,最终进入W军区炮兵教导大队预提干部速成培训中队,这就是韩陌阡眼下的最高艺术。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任务,他本身也热衷于这门艺术——这委实是一件充满了乐趣的工作——人研究人总是令人愉快的,更何况,在这种研究中,还带有筛选和淘汰的目的,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行使决定他人前程和命运的权力,这就更是一桩意义非同寻常的工作了,无论是工作需要还是个人兴趣,他都有理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

这就好比读书,而这本书又是多么丰富多么耐人寻味啊,每一页都是一片深邃的海洋,每一页都有着极其生动的故事,他不仅要读懂读透它们,而且可以对他们的前程命运进行预测。信手翻动那些名单,韩陌阡简直有一种挥洒自如支配千军万马的惬意。萧副司令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而没有交给别人,这里面无疑潜藏着极大的信任。无论是对上对下,他都有责任把这些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什么叫参谋?参谋的职责就是以其严谨的努力为首长提供决策的准确依据。

二

关于这次选拔训练尖子组建预提干部培训中队,萧副司令有很多具体的指示。

指示之一:小韩你要给我把账算清楚了,这是尖子队,要尽量让尖子进来。现在风气不太好,不能让那些阿猫阿狗钻这个空子。什么警卫员、首长司机、七大姑八大姨三孙子小舅子,统统不要,要防止他们移花

接木,又弄一些乌合之众进来。

指示之二:以专业技能为主,带兵能力为辅,文化成绩供参考。炮兵把炮弄明白了是正经活,又不是造原子弹的,把数理化搞那么明白干什么?都搞明白了他不早就考大学了,还稀罕这不三不四的教导队?小学文化不要,大学生更不要,高中生最好,特别好的初中生也可网开一面。

指示之三:现在提干难了,凡是有空子的地方就有人钻。政审要搞好,入伍就在战斗班排的才有报名资格,父母和直系亲属中有师以上领导干部的,原则上不要,特别优秀的,集中在独立师考场,我亲自监考。

指示之四:体检要严格,有家族传染病遗传史的不要,罗圈腿不要,长鸡眼的不要,牙齿焦黄的不要,严重口臭的不要,酒糟鼻子——坚决不要。

指示之五:品质关要把住,硬项有两条,一是不投机取巧,二是不贪生怕死。

还有指示之六之七之八之九等等,等等。

韩陌阡心领神会,按萧副司令的意思,六十三个提干名额,最好就由六十三个尖子参加考试,那将比差额选举还要稳当。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萧副司令的这些指示,其他的都好办,有的由干部部门落实,有的由卫生部门落实,体检严格是没问题的,但是,具体到“指示之四”,就让下面办事的人有些为难了。

在W军区,萧天英是主抓训练的常务副司令,在相当级别的干部中,被“尊称”为萧天狼。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萧天英在抓部队训练中自始至终贯穿了四个字——精、刁、细、刻。所谓精,自然是指精确,精益求精;刁,则是指这位首长偏题僻题多,考核内容刁钻、形式古怪;细,说的是事无巨细,只要是训练内容,大到革命导师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世界军事理论本国历代兵法谋略,小到一师一团攻防演习,一枪一炮实弹射击,都有可能躬身亲问;刻,指的就是对人才的要求和使用了,大到品质修养政治表现,小到带兵用兵条条框框和生活习性,无不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打磨镌刻。但是,这一切又恰好说明,萧天英是真正的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他曾经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人才就是军队的生命,战争的胜负永远都是由人决定的,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是能够称得上是人才的人。他以他特殊的方式筛选和塑造他所钟爱的人才。

这位首长不好伺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毛病和优点一样多——你要是认为他说这话是谦虚,那你就错了。他还有一个注释,说他的毛病和优点在数量上一样多,在质量上则优点和缺点之比是百分之九十五比五,而且他的优点是大优点,毛病是小毛病——单凭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好不好伺候了。

韩陌阡对萧副司令其人是有研究的,他的优点有多少,他就希望你的优点有多少,但是你的优点过多地多出了他的范围,他又不一定喜欢,又有可能把你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优点看成是缺点;他的缺点有多少,他就能容忍你有多少缺点,但是你的缺点要是过多地多于他的缺点,他同样要敲打你,而且是狠狠地敲打,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他对你的信任和使用。

萧天英是在读中学时参加地下党的,有高中文化,这在他那个时代那一批革命者中,算得上是大知识分子。抗战时期他奉上级指示在别茨山组建了驰名中原的萧支队,卫国战争时期从这里拉了一个野战旅南下,建国后到 W 军区当了军区炮兵的第一任司令员,任上力主高级军官专业化,并且身体力行,以五十高龄亲自操练各种火炮,并且创造了军级干部加农炮两千米直瞄五发五中的惊人成绩。

在萧天英担任 W 军区炮兵司令员时期,有一次炮兵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强调现代干部专业化问题。大军区头头脑脑来了三四个,别人作报告都是打了稿子,引经据典要么是毛主席的关于干部要先行一步的指示,要么是恩格斯关于职业道德的阐述,都是本党权威理论,无懈可击滴水不漏。轮到萧天英作总结,开始还能沿着会前常委研究的思路,可是讲了一会儿觉得不过瘾,索性扔掉发言稿信口开河抢开了。说现在的干部至少有一半是草包,一个在射击指挥理论考核中成绩连良好都很勉强的干部,居然也能当团长,一个本来在后勤保障方面颇有建树的干部,为了体现重用,居然让他去当政委,简直是乱点鸳鸯谱。

那几年,军队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是“支左”之后下来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调整的,包括军区的个别首长,来路都不是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提到干部素质问题,别人都是如履薄冰,他老人家却大言不惭肆无忌惮,当场点出了一个副师长和一个团的政委,让前者回答步炮协同基本原则,让后者阐释政工条令第五至第八节。也算这两个干部撞到枪口了,果然就出了洋相。

这下萧天英就抓住了把柄,更加洋洋得意,稀里哗啦滔滔不绝,将干部队伍中种种不称职的现象和盘托出,并且不断点出干部来证明自

己是有的放矢。“古人人都知道以不二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才,必尽一尺之用。现在倒好,连一寸的才都没有,就放到一尺的位置上,能力与职位差距太大,还不好好学习,精力不去放在自身提高上,而去找关系拉关系靠山头,无将心也就毫无将德可言,这样的干部在我们的部队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太多,谁不服气我们可以当场测验,我萧某也不出偏题僻题,我就考你们职责范围内的常识,我敢断定及格者不上半数你们信不信?现在世界科技发展得很快,知识更新速度更快,如果连常规的知识都掌握不了,怎么能谈得上同先进知识接轨呢?你们要当心,那种稀里糊涂的所谓的工农干部再也不能工农下去了,在我们炮兵部队里,只有炮兵军官,没有工农干部,谁再以工农干部自居,我老萧就请你滚蛋。”

有人不痛快了——你萧天英什么意思?你能亲自上炮五发五中,别人也就非得跟你一样不可?你能把步炮协同合同战术烂熟于心,难道别人也得倒背如流?你专业水平有两下子是不错,可是你就不让别人过啦?你没大没小疯疯癫癫地去跟兵们一道摸爬滚打那是你有毛病,别说同级干部做不到,就是师团干部也坚持不下来。

萧天英说话向来是不看别人脸色的,他恰好就没有顾忌到,这些不称职的干部之所以能够登上现职,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个团级干部的成长,至少在兵种或军一级有他的后台,而一个师级干部的任命,如果大军区一级没有赏识者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萧天英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显然他是知道这个利害关系的。但是他不在乎,没准他就是把话放给自己的同级甚至是上级听的,他萧天英对于干部的现状早就一肚子牢骚了,现在一让整顿干部,别人还要慢走几步看一看,他萧天英是一分钟也看不下去了,不干便罢,一旦把盖子揭开,就一竿子插到底。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两次了。更为恶劣的是,他还当真搞了一个师团营连四级干部业务考核制度,并经常下去检查,将成绩公布于众,不管是师长还是连长,以成绩排队,搞得干部队伍鸡飞狗跳,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人心惶惶。十几年都没有真刀实枪地训练了,有不少干部担任现职并不是靠这个素质那个素质上来的,一下子抠得这么严,心理上难以接受,真想提高更是力不从心。所以在本军区炮兵部队提起炮兵的萧司令员萧天英,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由衷称赞的,有满腹牢骚的,也有缄默不语的。

原来的军区主要领导中,就有人对萧天英的作为很不以为然,数次

在很重要的会议上说，萧天英这个人老实，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几十大岁的人了，越活反而越不成熟，司令员不像个司令员的样子。

顶头上司有这种看法，萧天英的日子自然不会太顺当，以至于长期受到压抑，炮兵司令员从五十年代末一直当到七十年代初，干了十几年才当上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而原先在他手下工作的，早有十几个人都先后当了大军区正职。“不让当官可以，不让说话不行。说话不一定就是为了当官，但当官就是为了说话的”，这也是萧天英的重要语录之一。

三

对于韩陌阡，萧天英不仅有知遇之恩，同时，站在一个下属的立场上，韩陌阡对萧天英还有一点真诚的崇拜。为将之道，这个人委实堪称楷模。但是，你又不能不认识到，这个人不仅有战功，不仅有显赫的历史，他还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他有文化，也有文化人通常容易暴露的弱点，譬如他刚愎自用，他固执己见，在有些问题上，他甚至还有一些一定之规。越是进入老年，他越是有些跋扈的表现。他经常按照自己的好恶来要求部属，并且影响到他对人才的判断，有时候甚至有点不讲道理。

譬如说酒糟鼻子问题——瞧瞧吧，“坚决不要”。

韩陌阡知道，萧副司令讨厌酒糟鼻子，已经很有历史了。萧副司令常说，他这几十年都在跟酒糟鼻子作斗争，并且枪毙过三个酒糟鼻子。要不是后来政策严格了，可能还有第四个第五个。

第一个被枪毙的是他手下的一个叫朱铁锁的连长。那时候萧副司令在别茨山当支队司令，组织部队到马家桥截击日军军火。本来计划得很周密，还有地方游击队配合。战斗还没开始，担任扎口袋断敌后路的朱铁锁发现自己方向地形较好，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率先指挥部队打了个伏击，虽然干掉了日军的一个班和皇协军一个小队，但是使整个夺取军火战斗归于流产，此举起到了打草惊蛇的破坏作用，眼看就要到手的一大批军火又不翼而飞。更为严重的是，押解军火的敌军一看形势不妙，调整兵力掉头打了一个回马枪，集中主力于来路。一顿炮火猛砸，轻重机枪倾盆而下。朱铁锁抵挡不住，打了一阵子，干脆带部队撒腿就跑，结果导致二线上地方游击队一个区中队几乎全军覆没。战斗结束后，萧天英就让人把这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朱铁锁捆到了支队部，只说了两个字：“毙了。”

当时连以上干部都在场，没有一个人敢给朱铁锁求情。

把朱铁锁毙了之后，萧天英之乎者也地给土八路干部们上了一堂治军课：“兵有纪律，令行禁止，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腹背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朱铁锁见有利可图便独断专行轻兵冒进，利令智昏，置全盘计划于脑后。重兵之下又逃之夭夭，惊慌失措，置兄弟部队安危于不顾，不杀不足以振纪。今后作战，凡有擅自行动者，朱铁锁就是下场。”

这些干部别说没有读过《登坛必究》，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萧司令员的意思大家却是听明白了——不按作战计划行动者，砍脑壳。

第二个被杀的酒糟鼻子是别茨山当地抗日政府的一名干部。抗战进入大反攻之前，别茨山支队的行动情况屡次被汝定城里的敌军掌握，萧天英怀疑内部有奸细。有一次当地县政府来几个干部受领任务，萧天英对县长说，我看你们某某区的那个武委会主任某某某不像好人。大家都在吃糠咽菜，他凭什么红光满面的？还长了一个红拉巴叽的酒糟鼻子，查一查，他是吃什么吃的？

县长回去一留心，还真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个人果然是个奸细，还在敌占区和根据地接壤的地方养了个小老婆，隔三差五地去打牙祭。县长把这人捆起来送交萧支队处置，萧天英十分得意，哈哈大笑说：“怎么样，本司令眼力不差吧？啊哈哈……怎么办？好办。毙了。”

第三个被毙的是一个副营长，本来是首长的警卫员，一身过硬功夫，手持双枪，不说百发百中弹无虚发，但命中率一般说来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萧天英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警卫员不顺眼，就是因为他长了一个硕大的酒糟鼻子。硬是把他提拔到下面部队当了副营长。在西南剿匪的时候，这个副营长有一次大胜之后狂饮烂醉，当夜半醒之后找水喝，找到了女房东的屋里，强奸未遂。事情败露之后，当然毙了。

还有第四个酒糟鼻子，是在剿匪中俘获的一个国民党军官，萧天英一看是个酒糟鼻子，就对执法队的人说，这种东西不仅是反革命，而且估计是个贪官，枪毙算了。但是因为这个军官已经缴了武器投降了，杀俘虏违反政策，由政委出面做工作，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韩陌阡的为难在于，关于组建培训中队，军区党委已经形成了决议，学员选拔标准由干部部门制定了专门的细则，也经常委通过了。政审、专业考核、文化考核、体格检查都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但萧副司令又提出许多“不要”，不说是另搞一套吧，也多少有点节外生枝的嫌疑。

这倒也罢了。问题是他老人家提出来的这些标准确实有点苛刻。你说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和罗圈腿鸡眼不要，还勉强勉强能说得过去，可是

所谓牙齿焦黄、严重口臭、酒糟鼻子，既不算什么大的疾病，好像也不能算生理缺陷，尤其是不传染，凭什么不要？尤其是酒糟鼻子，其实就是个皮肤毛病，俗称“螨虫”，医学术语上称“多泌性糜螨”，不是什么原则性疾病。可是萧副司令强调坚决不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这就太过分了。你老人家虽然在战争年代里毙过几个酒糟鼻子，并且实践证明都没有毙错，但那毕竟是一种偶然，没道理以此判断所有的酒糟鼻子都不是好人，这不是唯心主义吗？你老人家在战争年代毙过的人多了，有仁丹胡子的那是日本鬼子，杀不足惜，你还毙过有疤痢眼的，你就能断定所有的疤痢眼都不是好人？你还毙过既没有酒糟鼻子也没有疤痢眼的，那些人难道都不是好人？据说美军五星上将马歇尔用人时也有一个偏见，酗酒的人坚决不用，有的仅仅是喜欢喝两杯，远远达不到酒鬼的档次，但一旦让马歇尔知道了，这个人的前程就要打折扣了。即便如此，比起萧副司令，马歇尔的道理也似乎还要充分一些，爱喝点小酒虽然不算政治品质，但毕竟修身养性差把火候。可是人家酒糟鼻子碍你什么事了？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品质问题，长相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韩陌阡有一次便毫不含糊地向萧副司令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也只有他韩陌阡敢在萧副司令面前肆无忌惮地提出不同意见。韩陌阡说：“罗圈腿可以不要，有损形象，但长鸡眼的不能控制死了，当兵的野营拉练，走的路多，长几个鸡眼是正常的，一支部队要是没有几个人长鸡眼，反而不正常了。”

这个意见被萧副司令欣然接受了。萧副司令认错态度还很诚恳，说：“有道理，我忽视了鸡眼是后天形成的。当兵的跑路多，长几个鸡眼天经地义，不能因为这个错怪了我们的好同志。”

韩陌阡又说：“牙齿问题，也不能一棍子敲死，有的虽然牙齿黄一点，但是嘴唇厚，能够包住，只要政审和专业没问题，也不能光因为有口黄牙就排斥在外。”

萧副司令断然说：“这个没有余地。我说的是牙齿焦黄，没包金牙也像包了个大金牙。国民党军官都不包金牙，只有土匪和土豪劣绅才爱包金牙。当然了，牙黄不是故意的。但是，一个军官，要是老是露出一副假金牙，你说像个什么样子？不要！还有口臭，也不行。酒糟鼻子更不行，一滴酒不沾也红个鼻子，像个醉醺醺的样子，往队列里一站，一排大红鼻子，成何体统？这样的人最容易让人把他跟贪官联系在一起，你没见电影里演坏人的大多都是酒糟鼻子？不是贪官也像个贪官，印象不好。”

韩陌阡说：“可是，无论是党章还是条令，都没有规定酒糟鼻子不能

提干,干部部门制定的条例细则也没有规定,这个……”

萧副司令大手一挥说:“那好,现在我口述,你记录——W军区常务副司令员萧天英同志规定,凡是长有酒糟鼻子的同志,一律不许参加此次炮兵教导大队预提干部培训中队选拔考核。此通知下发到全区师以上单位。”

韩陌阡既不惊讶也不动作,木然的表情像是没听明白。

萧天英哈哈大笑,狡黠地说:“怎么啦?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党委常委、常务副司令员,我老人家就不能有几条补充规定?我告诉你韩陌阡,我这几条补充规定还不是一言堂,不信你去问问司令员和政委,他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是通过气的。”

韩陌阡不是傻瓜,他当然不会去问司令员和政委。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吧,谁让他是副司令员而你是参谋呢?再说,他老人家的这个不讲道理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精益求精优中选优嘛,和平时期的军官,一表人才还是必要的。当然他也不会当真把萧副司令的这条指示下发到师以上单位,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暗中把关就是了。

四

一份材料在韩陌阡的手里停了三分十二秒钟,然后变成一个纸团,从掌心弹出,准确地飞向门后巨大的纸篓里。接着是第二份材料。再经过三分钟左右,又收敛成团,接踵飞向纸篓……半天功夫,纸篓便满了。有时候,韩陌阡还会放下手里的东西,重新去倒腾废纸篓,并把其中的某一份重新伸展开来,让目光再一次降临其上,某个人便又获得一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当然,能不能最终在韩陌阡的桌子上站稳并长期盘踞下去,还得看其他方面的造化。

崔鹏飞,男,某某年八月出生。籍贯:某某省虎灵县。民族:朝鲜族。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某某某某年十二月参军……某年五月全班参加“加强陆军师野战阵地攻防演习”,组织指挥全班快速占领阵地,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分四十秒完成射击准备,标尺误差仅零点七,创集团军该项业务最高记录,受检阅此次演习的总部首长亲切接见……

像这样的,韩陌阡基本上一目十行,速战速决,看完就扔。这样的情

况太普通了，在集团军一级闹个一名二名的，立几个三等功的，韩陌阡办公桌上比比皆是。接见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啦，那都不是硬指标。韩陌阡有几千份材料要看，不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下同样的工夫。

一堆表格、鉴定、事迹等等材料，就像一桌纷繁零乱的扑克牌堆在韩陌阡的面前，他一遍遍地洗这些牌，正着洗反着洗，循序渐进地洗和参差渗透着洗，每洗一遍，桌子的压力就减轻了一部分——一批人被打入另册，而另一批姓名却紧紧抓住命运的船舷死不松手，咬紧牙关坚持在桌面上。于是再洗，又有一批姓名纷纷落马，桌面上的队伍更加短小精悍。

这俨然就是一场严酷的战斗，几千个人在他们本人并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他们的品行和他们的经历却被别人派遣出去，集合在韩陌阡的桌面上角逐厮杀，他们使用的兵器不是刀剑枪炮，也不是炸药导弹，甚至就连谋略智慧在这个战场上也派不上用场——结局的胜负似乎是早就决定了的，当然，胜负并不是由韩陌阡来决定的，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在此前为自己积累的能量在此刻骤然相撞，狼奔豕突于不足两平方米的战场。

在大量材料进入到废纸篓的同时，韩陌阡关注的视野也逐渐收拢，最终，另外一批人像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在夜幕降临的空中，这些名字在韩陌阡的脑海里终于具体化了。当然现在他还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有“酒糟鼻子”或者有“焦黄的牙齿”。

五

准确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北京时间十一时四十五分，韩陌阡将第三部分最后一份简介扔进废纸篓，将桌子上林林总总的东西归拢整齐，锁上抽屉，便起身夹起皮包，准备离开办公室。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但是在下了两层楼之后，韩陌阡似乎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心里隐隐地冒出一件事，便停住了步子，思忖片刻，自我一笑，又接着往下走。

在楼底下遇见了夏玫玫的配偶康平和政治部机要员吴丽云，两人说说笑笑地往外走，韩陌阡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公事公办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背道而驰。边走边想，吴丽云的嘴唇也太红了，为什么会这么红？莫不是涂了什么东西？机关干部是不许化妆的，她居然敢明知故犯，她是从哪里来的精神力量？又暗笑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忙了一个上午，腰酸背疼，遇上个红嘴唇，不是个坏事也不是个

好事,管他的呢。妻子林丰今天在门诊部值班,儿子韩大江全托,这顿饭还是在单身食堂吃,吃完饭,务必迷糊半个小时以上,下午结束工作,给萧副司令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名单。

往前再走几步,突然又有什么东西跳进了脑子里,想想不对,还是回去先看看,万一有什么隐蔽的事情忘记了,搁到下午那就是大海捞针了。想到此处,便不再踌躇,转身按原路返回,打开办公室,把纸篓拖出来,将上面的几个纸团一一打开,终于就找到了要找的那一张。

蔡德罕,男,某某某某年一月出生,某某某某年十二月入伍,某某某某年六月入党,民族:汉。籍贯:某某省曹县前桥乡蔡村。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中。历任战士、班长、代理排长。在某某某某年六月B集团军炮兵直接瞄准射击考核中,以首发命中、七发六中成绩,获集团军该项目第一,所带班获集团军同炮种直接瞄准射击总成绩第一、军区年终考核成绩第四。间接瞄准射击居集团军某某某某年年终考核成绩第二名,构筑阵地工事总分成绩第一。荣立三等功三次,被驻地市政府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等称号。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父母早逝,无兄弟姐妹……

就成绩而言,一般,各种荣誉称号也不算特别突出。这个基础,即使能够参加选拔考核,估计也很悬。但韩陌阡重视的是这个人的文化程度和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初中,这在韩陌阡目前浏览过的那些资料里,尚属首例,把尖子当到军区一级,就很少有初中生出现了,一方面是各级把关,另一方面,相当的高中生对于炮兵指挥中的对数函数计算都感到吃力,“文革”期间的初中生基本没学过高次方的函数,两眼抹黑。但是蔡德罕却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地一路杀了过来,可见是有些身手的,至少毅力和勤奋可嘉。再有,这个人一无所有,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姐妹兄弟一个不剩,只落下一个“蔡德罕”的名字顶在自己的头上,了无牵挂,想要人累赘都没有人累赘他,那他不好好当兵他还能干什么?

最让韩陌阡重视的是,这个人自幼就丧父丧母,这一点恰好命中了韩陌阡心中的一处薄弱环节。韩陌阡也是自幼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父亲是新中国一支石油勘探队的队长,在他出生之后不久,死于一次油井喷发。他的母亲则在他十二岁那年死于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大面积饥谨。那

时候韩陌阡刚刚考上初中,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锅里都有一碗碎米南瓜粥和一块棒子饼,每次韩陌阡都要问,妈妈吃了吗?妈妈每次都回答,妈妈吃了。韩陌阡那时候正在长身体,饭量极大,妈妈既然说吃了,他也就信以为真了,每次都把碎米粥和棒子饼吃个精光,连掉在桌上的渣子都用手划拉到一起倒进嘴里。后来终于有一天,放学回来,锅里没有了碎米粥和棒子饼,家里也没有了妈妈,妈妈被人送到医院去了,不久就死了。韩陌阡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为了少年时代贪吃的那点碎米粥和棒子饼,韩陌阡悔恨终身。

蔡德罕和韩陌阡纵使有千条万条不同,但自幼丧失父母这一条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在城市长大的孤儿韩陌阡比别人更能理解一个农村孤儿的精神苦难,也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这苦难对他的一生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韩陌阡将那张薄薄的十六开书写纸从头到尾又看了两遍,便将它放回到预备入选的那一堆表格里,他甚至产生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向萧副司令报告,通过干部部门,对蔡德罕这样的初中生,在文化考试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关照。

韩陌阡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能帮蔡德罕做的,就是将他的名字填写在将要送到萧副司令手中的报告里。这就天高地厚了。

蔡德罕自然无从得知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韩陌阡在这个中午,在已经下班之后又反复再三,重新回到办公室的这件事情对他会产生何等重要的意义,他跟这个人无亲无故素不相识,要不是大家都是炮兵,这个人既没有理由收拾他也没有理由援助他。

蔡德罕后来知道的事实是,先是团里和师里把他作为重点报了名,后来军里干部处又来了通知,初中生一律取消参加选拔考核的资格,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笑笑,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果,尽管他十分不希望有这个结果。

再往后军里和师里又来了一个补充通知,凡是在军区挂上号的训练尖子必须参加选拔考核,在师里下发的这个补充通知的后面附有“军区挂上号的”、“必须参加考核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里就有他蔡德罕,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初中生。

得到这个消息后,蔡德罕跑到营房后面的小河边,独自小哭一场,也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军区挂上号了的训练尖子,就算这次考不上也值了——组织上对得起咱了。